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非常遭遇

死去活来蜂云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神秘 惊险 离奇

卫斯理◎著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科幻
经典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卫斯理 著

⑫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非常遭遇;死去活来 / 蜂云

- 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80128-721-5/G·62

I. ①非…②死…

II. 卫…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8916 号

责任编辑 / 吴 枫
策 划 / 艾 嘉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400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6.80 元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目 录

非常遭遇	1
死去活来	120
蜂云	240

非常遭遇

第一部 铁拐五路元帅

先说一个老故事。话说有一个钱庄老板，早上临醒的时候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神仙对他说：记得开门做生意的时候要小心，有赤脚财神在你钱庄的门外。

醒来之后，老板清楚记得这个梦，虽然觉得有些奇怪，但是也没有怎样放在心上，到了时候，和平常一样，打开钱庄大门准备开始一天的生意。

那天天气很坏，正下着雨，老板一打开门，就看到一个少年，站在门口，裤脚卷起，打着赤脚，像是在门外等了很久，想敲门却又不肯，一副腼腆的神情。

老板陡然震动，立刻想列的是梦中神仙告诉他的话：有赤脚财神在钱庄门外！

门外的少年看列钱庄门打开，有人出来，就立刻向人恭恭敬敬行礼，原来少年是钱庄老板的远房亲戚，从乡下出来，想在钱庄做学徒。少年的母亲特地做了一双新鞋，少年看到天下雨，不舍得新鞋涉水，就脱下鞋子打赤脚，恰好应了老板的梦境。

当下饭庄老板，知道神仙托梦，这乡下少年一定大有来头，将来必然飞黄腾达，不是普通人，所以收了他做学徒之后，小心教导，用心指点。

果然不出几年，少年就熟悉了生意的门径。后来老板好像还

招了少年做女婿什么的，而后来这少年就成为大商家，大名人，富甲一方，神仙在梦中告诉老板的话没有错，这少年果然是财神。

忽然想起了这样的老故事，是因为将要叙述的故事中一个主要的人物，其遭遇和这个老故事相类似，我会将经过详细在下面说清楚。

而在说故事之前，我想先研究一下这类故事中的因果关系。

先抛开神仙托梦之类的传说，假设钱庄老板只是凑巧恰好做了这样的一个梦，所以才有了以后这样那样的发展，而且有了这样那样的结果。

那么，如果老板没有做这样的梦，事情是不是还会一样发展出同样的结果？

应该至少不同吧？

然而我的看法是，过程可能不同，然而结果应该一样。

因为就算没有这个梦，有穷亲戚的孩子来投靠，老板一定会收留。而在这少年做学徒的过程中，只要他勤奋好学，也一定会赢得老板的器重，过程可能没有那样顺利，只要少年本身有才能，有适合的性格，一样可以成功。

许许多多成功人士，并不见得人人都有这样的梦作为成功的起点，一样取得成功。

由此可知，“神仙托梦”只不过是成功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，绝对不是主要的因素。

主要的因素是这个人本身的素质。

会成材的，怎么样都会成材；不会成材的，神仙托再多的梦，只怕也不管用！

然而事情也并非绝对，在我下面要说的故事之中，一个梦境，起的作用，却有相当的决定性，甚至于可以说，如果没有那个梦，就根本不会有这个故事。

做梦的是陈老石门——这个名字相当古怪，当然不是正式的名字，恐怕连姓陈都未必是真的，他被江湖上各路英雄好汉称为

“老石门”，是因为他的天下，全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，几十年打下来，不知道有多少敌人化为乌有，而他仍然健存，而且势力范围越来越大，雄霸一方，就像石门一样，在石门中被捣碎的东西不知道有多少，可是石门却不会损坏，可以一直存在下去。

陈老石门的名字，就是这样叫开来的。

当他的势力越来越大的时候，虽然他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。可是不但在他直接控制下的大小二十多个帮会，对他唯命是从。就算各处军政要人，也都和他有程度不同的交情，使他的地位非常特殊，获得各方的尊敬。

所以一般都将他的名字简化为“陈老”，后面的“石门”两字，除非是非常亲近，而且在辈份和地位上和他相符的人，才会称呼他的全名。

白老大就是可以直呼他为“老石门”的人。

别以为故事和白老大有很大的关系——有一点，可是绝不重要。故事甚至于和陈老石门的的关系也不是很大，只不过是从他开始而已。

而这样的人物以及后来故事的发展，和特定的历史因素，社会环境很有关系，而这一段历史，只能够在那一段时间中产生，很难再有重复，所以在特殊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历史人物，也相当有意思，有值得记述之处，所以我才将故事的开始，叙述得比较详细。

当然更由于故事开始，具有非常强烈的偶然性。也就是说，许许多多偶然的因素，完全没有聚合的必然性，却都凑在一起，形成了这个故事。

虽然很多故事都这样形成。可是这个却特别使人感到偶然的因素。真有可能决定一切。

陈老那天晚上没有睡好，有一桩事情令他很烦恼。

有一个一向和他关系良好的军阀，近一个月来，却处处和他为难。陈老有许多生意，都在这军阀的势力范围之内，如果与之为敌，处境就非常不利——帮会的势力虽然大，可是却也不能和正式

的军队相拚。

陈老是老江湖了，知道对方忽然改变了态度，必然有原因，于是他就托人去问：究竟要怎样，才能维持和以前一样的关系。

军阀的回答是：请陈老吃饭——陈老如果有诚意，就一个人来赴宴。而宴会的地点，是军阀的一处新的小公馆。

陈老当时就对传话的军阀亲信副官拍胸口，一口答应：“准时来向将军道喜。”陈老当然知道从来“会无好会，宴无好宴”，对方要他只身赴宴，等于是要他去任凭宰割——在对方势力范围之内，对方提出任何要求，如果得不到满足，唯一的结果，就是直的进去，横的出来，哪里还会有活着离开的可能！

可是陈老还是半秒钟都没有犹豫就答应，因为他知道副官回去，一定会将他的反应向军阀报告，他立刻答应，表现了一种并不惧怕的气势，这种气势在双方的争持中十分重要，可以使对方感到己方必有所恃，因而有所忌惮，而不能不考虑后果，因而不敢太过分。事情往往能够在这一线之差上绝处逢生，这是许多年来陈老从许多危机中过来得出的经验。

答应了只身赴宴之后，陈老有一天的时间，考虑对方究竟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。

陈老对对方会有什么企图，也不是一无所知。

他知道对方两个月之前，才又多了一个新公馆，娶的是今年的“花国状元”，曾经大摆筵席，陈老也送了一份厚礼。这位新宠，陈老并不陌生，她有两个哥哥，一直在道上混，不过没有混出什么名堂来，是陈老手下非常小的小脚色，平时连见陈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。

在妹妹被军阀看中之后，这两个小脚色，立刻抖了起来，第二天就大摇大摆来找陈老，开口倒还客气，说是“姐夫说了，请陈老多多提拔我们两个”。

陈老对于这样的两个人物，从心底下看不起，可是看在军阀的脸上，又不能不敷衍他们，所以就派了他们两个新的职司。这新职

司对这两个人来说，已经是连升八级，完全超出了规矩。

可是两人显然心有不足，非但没有道谢，而且连连冷笑而去。

陈老知道他们并没有到职，也知道军阀忽然改变了态度。也是因为这两人而起。

如今军阀要和他摊牌，他知道最可能，就是军阀要他将所有的地盘完全交出来，名义上是给那两人接管，事实上是由军阀直接来控制。

他当然不能答应这样的要求——答应了，他就一无所有，而且他势力范围之内，各帮各派，必然不会服从新领导，也就会引起军阀用强硬的手段处理，也就是说，必然会有大量帮会兄弟遭到诛杀，后果严重之极。

而如果他不同意，那当然是血溅当场，结果军阀还是可以接管所有地盘。

事情没有转圜的余地，陈老翻来覆去想了一个晚上，结果决定还是拒绝，就算死在宴会上，也不至于担上出卖帮会兄弟的恶名。而且陈老石门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更进一步决定，事情到了决裂的一刻，他会拚上一拚。

以他那一身数十年从无数危机中拚出来的身手，他估计如果在对方以为完全控制了局面的情形下，出其不意的发动攻击，至少可以拚个和军阀同归于尽。

在下了这样的决心之后，陈老能够在天亮前后入睡，他的那个梦，也就是在这时候做的。

他在梦中，开始是迷了路，走来走去，路越来越崎岖，完全没有出路，正在旁徨至于极点的时候，忽然眼前出现了一个白须白发的老人，对他说：“不必惊惶，自然有人会打救你，替你解围，万事逢凶化吉。”陈老立刻下跪问道：“谁会来打救我！”白发老人回答道：“铁拐五路元帅。”陈老苦笑，他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神祇，老人继续道：“明天在路上，你会遇到他。”陈老虽然在梦境之中，可是并没有忘记自己面临生死关头，如今听说有绝处逢生的机会，当然不肯放

过，他立刻问道：“我在路上会遇到铁拐五路元帅……这元帅是什么模样？会不会我见了他也错过了？”老人道：“不会错过，你看到他的左脸，就可以知道他何以叫五路元帅了，不过明天你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还没有铁拐在手，只是右腿断了，日后非用铁拐不可。”陈老非常不明白老人的话，可是当他还想再问的时候，老人已经化为一阵轻风消失了。

那一阵风还吹得陈老机伶伶打了一个寒颤，醒了过来。

醒过来之后，他还真的通体生凉，原来他考虑了一个晚上，想来想去没有生路，急出了一身冷汗，带着汗睡过去的，醒来之后自然觉得寒冷。

陈老并没有立刻起身，而是将梦境仔细回想了一遍，梦境中的一切细节，都记得非常清楚，可是梦中老人所说的“铁拐五路元帅”究竟是什么模样，他还是无法想像。

陈老心情苦涩，心想这样的梦，一定是自己实在走投无路了，才会发生，哪里真的会有什么“铁拐五路元帅”来打救自己，一切还是照原来的决定进行为是。

他一生之中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大风大浪，死里逃生不下数十次，就算这次逃不过去，也已经赚了许多风光岁月，不枉此生。

想开了，豁了出去，陈老石门完全镇定了下来。临出发之前，他双手紧握又松开，好几十次——要和军阀拚命，就要靠自己这双手了。

他自己驾车，以符合“只身赴宴”的规定，那时候距离现在大约是八九十年，虽然是大城市，可是马路上汽车还是极少，全市不会超过一百辆，哪一辆车属于哪一个大人物，在路上巡逻的警察，全都心里有数。

陈老驾车，一路上都有警察向他立正行礼，他哪有心思回答，只是不断在盘算军阀肯定会对他下手，可是会如何下手，在什么时候开始动手。却也难以预料，需要做种种的假设。

所以他基本上是在心不在焉的状况下开车的，而偏偏由于心

情的激动，他将车开得飞快。

马路上没有别的车辆，他可以不用顾忌，所以当突然有一个人冲过马路的时候，陈老非但没有看到，而且就算看到了，也完全无法避开。

因此唯一的结果是，车子撞上了那个忽然冲过马路的人，那人被撞得弹开了几公尺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

陈老的车子震动一下，并没有停止，他甚至于不打算停车，只是随意向那个倒在路上的人看了一眼。

而就是那一眼，一瞥之间，改变了一切！

陈老看到那人倒在地上的姿态，非常难看，主要是因为右腿以一种绝不可能自然弯曲的角度而弯曲着。

陈老一辈子过的是打杀生涯，惯见各种踢打损伤，一看到这种情景，立刻就知这人右边的膝盖骨完全碎了，就算能够保住性命，也非将右腿割去不可，此人必然成为少一条右腿的残废。

这念头在他的脑中一闪而过，电光石火之间，梦境中老人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，都像一颗炸弹一样，在他脑中爆炸：“明天你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还没有铁拐在手，只是右腿断了，日后非用铁拐不可！”他陡然踩下煞车——在那一刹间，他脑中“轰轰”作响。只想起梦中老人所说的“铁拐五路元帅”，是他的救星，根本没有也无法进一步去想一个被他撞成重伤的人。如何能够将他从绝境之中打救出来。

他煞车煞得太急，以致车子在路上打了几个转，才停了下来。他不等车子完全停下，就推开车门，窜了出去。

他身手极佳，在半空翻了一个筋斗，落地的时候，恰好落在那人的身边。

这时候本来已经有不少行人围过来看热闹，可是看到了陈老从车子中出来的那股气势，都知道撞了人的是一个大人物，所以都只是远远站着，不敢过来。

陈老站定之后，才看到被他撞倒的那人，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

年人。

那少年虽然一动不动，可是却睁大了眼睛，双眼之中那种充满怨恨和愤怒的眼光，令人吃惊，而更令陈老吃惊的是，那少年倒在地下，右脸贴地，左脸向上，脸上有长短不一的五道红印，由于受伤的痛苦，他脸色煞白，所以那五道红印，看起来也格外显眼。

陈老在百忙之中，还数了一数：一二三四五，确然是五道。

那梦中老人说的是：你看到他的左脸，就可以知道他何以叫五路元帅了。

因为脸上有五道红印，所以叫五路元帅！

这时候陈老心中再无疑问，知道如今躺在路上的少年，就是梦中老人告诉他的救星。

陈老完全无法想像，一个受了重伤的少年如何能够成为他的救星，可是梦境如此清晰，眼前的机遇又如此奇特，使他不由自主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那个少年身上。

他立刻想到的是：少年受了重伤，必须立刻将他送到医院去，不然流血过多，就会死亡——虽然不知道重伤少年将会如何打救自己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死去的少年，绝对无法使自己绝处逢生。

所以他立刻弯下身，一面去抱起那少年，一面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忍着点，我立刻送你到医院去。”那少年本来因为痛苦而脸上肌肉扭曲，可是在痛苦之中，另有一股非常坚毅不屈的神情。

陈老对于这种神情并不陌生——在血肉横飞，生死一线的江湖生涯之中，只有一等一的硬汉子，才能够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自然而然现出这样的神情。

陈老不由自主在心中喝了一声采。抱起了少年，将少年放在汽车后座，他上了车，直驶向医院。

后来陈老回忆，说是一路之上，从头到尾，没有听到那少年发出一下呻吟声——这样硬气，连他自己是不是可以做到，他都没有把握！

陈老要将重伤少年送到医院去，当然耽误了赴军阀宴会的时间，他也想到过自己失约的后果，必然严重之极，等于和军阀正式翻了脸，军阀不会放过他，会倾全力对付他，他没有能力抗争，必然一败涂地。

可是他还是在将少年送到医院之后，并没有立刻离去，赶去赴约，而是替少年找来了最好的医生，守候医生替少年进行割除右腿的手术，等到少年在手术之后醒过来，又可以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已经是黄昏时分了！

陈老进病房的时候，看到少年睁大了眼睛，凝视着天花板，一言不发，并没有大叫大嚷“我的腿呢？”，陈老来到床边，少年略转过头来看他。

两人四目对望，好一会没有人开口讲话。

还是陈老先开口，道：“是我撞断了你的腿——”

少年的声音非常微弱，可是却出奇的镇定，而且一开口，所说的话，合情合理之极，他道：“是我自己不好，乱冲乱撞，老先生不必难过。”

陈老在刹那之间，对那少年产生的好感，难以形容。

可是他立刻想到，自己的处境如此不堪，简直已经到了末路，离开医院之后，只怕再也没有重见这少年的机会了，他不禁长叹一声，伸手拍了拍少年的手背，语音有些哽塞，道：“你放心在这里养伤，我会替你准备以后的日子，替你动手术的大夫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会委托他照顾你。”

少年并没有很感激的反应，看来是他根本不相信陈老所说的话。陈老又叹了一口气，很有些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病房。

当他走出医院建筑物的时候，已经暮色四合，天地苍茫，他想到这时候军阀的军队，一定已经接收了他的地盘，而且必然已经包围了他的住所，他只要一回去，一生就此结束。

可是他又不能不回去——他是好汉子，一定要死得光采，不能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。

当他在暮色之中，走向车子的时候，他的感觉，就是走向自己的坟墓。

英雄末路，格外显得天地之间，一片朦胧。

他终于上了车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驾车回家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他整个人像是已经死了一样，什么都不能想，只想到了那个梦。觉得那个梦中老人，向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——躺在病房里的少年，将来免不了要用拐杖，是千真万确的事情，而说是能够打救他，岂不是大大的玩笑吗？

车子向前驶，陈老感到自己一步一步在接近死亡。

那个被陈老的车子撞倒，又被陈老认为是梦中老人告诉他的救星，被称为“铁拐五路元帅”的少年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非常不可思议的巧合是，少年的名字叫作伍路元。

当陈老在梦中听到“铁拐五路元帅”这个古怪的名称时，他非常容易接受，原因是在各种帮会所崇拜的，供奉的祖先和神祇之中，确然有各路元帅这种人物在，而铁拐李又是众所周知的八仙之一，所以凑在一起，虽然不伦不类，却恰好是陈老石门这类人物知识范围之内的事情，所以他可以接受。

后来他知道了少年的名字竟然是伍路元之后，他激动得立刻向天跪拜，认为那梦中老人如果不是神仙，绝对不可能作出这样明显的指示。

在整件事情之中，这样不可思议的巧合之处非常多。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巧合，是不是那些巧合实际上并非是巧合，而是另有必然的原因；我们后来讨论过，但没有结论。

这讨论的过程，是不是需要记述出来，视乎以后故事叙述的过程是否需要，现在暂且略过。少年伍路元家境非常贫困，母亲多病，父亲好赌，出事的那天，伍路元在家里，用捡来的废纸生火，煮开了水，只等外出买米的父亲回来，有米下锅，才能开饭。

他们的住所，是在一座桥旁边搭出来的车棚，其简陋之处，无法想像——在亲眼目睹之下，也无法相信那是人的住处。

伍路元的环境这样差，可是他却非常上进，在捡垃圾，卖破烂之余，他还会走老远的路，到一家小学的课室外去听上课。

不过他的父母显然并不欣赏他的求知欲，反而嫌他耽误了时间，捡少了破烂。他的父亲每次赌输了，就拿他出气。挨打，是伍路元每天生活的必然组成部份。

那天，伍路元等了又等，出去买米的父亲还是没有回来。他的母亲在破棉被里有气无力的道：“你还是出去找找吧，趁早，或许还会剩下一些！”

伍路元完全明白母亲这样说是什么意思，他父亲拿了买米的钱，并没有去买米，而是又去赌了。

这买米的钱，本来就少得可怜，买不了一斤碎米，可是对赌徒来说，就算是一文钱，最正确的去处，还是应该放在赌桌之上。

伍路元默默的离开，他知道父亲经常去的赌场在什么地方，他也知道，找到了父亲之后，不论父亲是输是赢，其实他都无法在父亲手里还有一分钱的时候，使他离开赌桌。

可是他还是非去不可——除此之外，他还能干什么呢？

对这个十四岁的少年来说，他完全不知道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，他没有去想这种深奥问题的知识，也没有想这种问题的时间。他只是觉得无奈——充塞于天地之间，充塞在他身体中每一个细胞之内的无奈。

他会突然放声大叫，直叫到喉咙嘶哑，然后好几天不说话。他只感到自己体内有一股来回冲突的怨气，不知道何时这股怨气会突然爆炸，将他和整个世界炸成粉碎。

他一步一步走向赌场，那赌场在一条小巷子里，当他推开赌场门的时候，就看到了他的父亲。

他父亲正跪在地上，向一个口里叼着香烟，手上搓着两个铁球的人，在苦苦哀求：“借我一块钱，借我一块钱，我会还，会还，一定会还。”

那人笑：“你拿什么来还？”

他父亲想也不想，就道：“拿我女人！我女人！拿我女人来还！”

伍路元听到这里，突然发出了一下可怕的号叫声。冲过去推他的父亲，叫道：“你胡说！”他父亲一看是自己的儿子，霍然起立。刚才他还十足是一条狗，忽然之间，却杀气腾腾。

第二部 救星

伍路元看到父亲站了起来，正想拉他父亲离开，他父亲已经扬起手来，一个耳光。重重的掴在伍路元的脸上。

在许许多多巧合之中，这一件事情却是必然——伍路元和他父亲面对面，他父亲又不是左撇子，用的是右手，所以这一耳光，就必然打在伍路元的左脸之上。

他父亲出手极重，伍路元被打得向外斜跌了出去，撞在门上。刹那之间，天旋地转，看出去的东西，也变得很模糊，他看到他父亲在打了他之后，重又向那人跪下，好像又在说些什么，不过伍路元脑中轰轰作响，一点都听不清楚。

很奇怪的是，伍路元并不感到脸上的疼痛，他当然也不知道自己的左脸上，因为他父亲的那一巴掌，而立刻坟起了五道红印。他似乎丧失了所有的感觉，包括痛觉在内，他发出了自己都难以相信的叫声，向外冲去，冲出了巷子，冲上了马路。

他看到马路上有汽车驶过来，可是在那时候，他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他的身体似乎除了不断向前冲之外，不可能有其他的动作。于是，汽车就撞上了他。

当他被车子撞得飞起来，又重重地摔到了地上的时候，右膝先着地，形成粉碎性骨折，以致使他的右腿以一个非常奇怪的角度扭曲。

甚至于在那时候，伍路元还是没有感到任何疼痛，他知道自己可能就此会死在路上，所以他能够做的事情，是努力睁大眼睛——想看看清楚，自己曾经活过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。他看到那